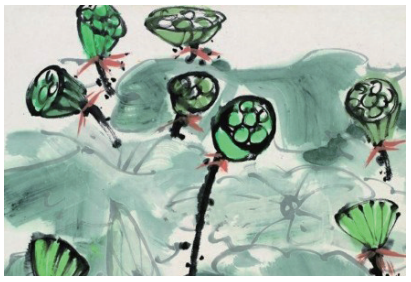
# 琥珀般的盛夏

□胡容尔



“赤日炎炎似火烧”。入伏后，酷暑游走，遍地流火。走在街头，汗流浃背，人像汤圆一样，在热汤里煮着。空气中似有一张滚烫、黏稠、湿重的大网，将人的整个身体挟裹进去，令人无法挣脱。就算躲入空调房中，虽体表温度下降，却难解内心的灼热，口干舌燥。不如与童年的夏天相遇，回忆那些早已消失的童趣，以期具有消夏清心的功效。

夏天是我们返回童年的通道。但凡美好，都是记忆的必争之地。

小时候，并不觉得盛夏有多难过，反倒觉得它是收纳快乐的容器。也许储存在里面的影像，自动使用了滤镜，只保留理想的蜜糖的光泽，凝结成琥珀般的样貌。

三伏天，蝉声不绝于耳。村里的水库、小河和荷塘，水波温柔，带着迷人的表情，会被我们挨个儿光临和亲近一番。凉丝丝的静水或流水，溅起透明的水花，包容我们年幼的顽皮和汗珠，成为我们肌肤相亲的亲密玩具。

小鱼在脚趾缝间穿梭，机灵得很，一旦有个风吹草动，就敏捷地逃走了；顶着大脑袋的小蝌蚪，如墨色的豆芽，在浅浅的河沙处摇头摆尾，最易被捕捞；点水的蜻蜓，展开塑料糖纸一样薄的翅翼，在我们的眼皮底下掠过，飞去亲吻荷花，让人羡慕不已；深水处，自然是不敢去的。大人们一再叮嘱说，水鬼就藏在深不可测的地方，会抓住小孩子的手脚，吃掉。我们有孩童的小聪明和小算盘。从大人们敬天地的虔诚礼仪中，我们隐约觉察到，大自然隐藏着某些神秘的力量，有着神秘的禁区，大人们尚且敬畏，我们更无能为力。

门前的大树底下，浓荫匝地。有四通八达的凉风汇集或路过，树叶摇动小扇子，沙啦啦响。树阴处，就是天然的空调和风扇，消暑，止汗。吃过午饭后，大人们在草席上歇晌。孩子们集结到树阴下，三五成群，玩各种各样的游戏：老鹰抓小鸡、跳皮筋、打泥炮、翻绳、踢毽子等。我最喜欢的是打宝，玩法简单，其乐无穷。

打宝，先要叠宝，把纸张对折成正方形，每个角都不外露，妥帖地插入中间的缝里。有接缝的那面是正面。无帖缝的那面是反面。把宝的正面放在地上，另一人用自己的宝，朝地上的宝用力打。倘若能把地上宝的正面掀翻，反面朝上，那么打宝的人就赢了，地上的宝就归赢家。我常常赢，很少输。赚了一堆宝，放在纸盒里。我取胜的秘诀，在于我叠宝的纸质好，别人比不了。我妈从广州寄来的招人稀罕的挂历和画报，全被我折叠成又大又厚又沉的宝了。别人轻飘飘的宝，哪里是我宝中宝的对手呢？因为赢宝，我俨然成了孩子王，有被人簇拥的小虚荣。有时也会大方地赠送小伙伴几个宝，让他们心悦诚服。

我想，我性格中带有的豪爽和讲义气的成分，大约就是在那时养成的。儿时的某些影子，会跟随一生。

正耍得热闹呢，耳边忽然传来“咚啷啷咚”滚雷似的声音，是熟悉的拨浪鼓的响声，邻村卖冰棍的孙大叔来了。轰的一下，孩子们作鸟兽散，各自回家要钱去了。我跑回家，从外婆平时放零钱的陶罐里，叮叮当当，掏出8分钱，握在手心里，兴高采烈地跑到大街上。冰棍的品种单调，用厚布包裹的简陋的冰棍保温箱里，只有两种。我轮换着买，有时买绿豆的，有时买奶油的。硬邦邦的冰棍拿在手里，冷气扑面。一口咬下去，冰碴在牙齿的搅拌下迅速消融。凉气像一脉潺潺的清泉浸漫在口腔里，再流入腹内，荡气回肠，经久不散，那么畅快。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8分钱大概能买两盒实用的火柴，许多家长把钱袋子捂得很紧。但物质的匮乏，并不能阻挡我们单纯却富足的欢乐。

到了晚上，暗藏无限生机的乡村，好像一枚黑色的弹丸，被夜色的口袋收纳。草木吐露芬芳，气息分外浓郁，四处弥漫着悠闲祥和的氛围。从井水中捞出来的花皮大西瓜被一刀切开，街坊邻居们分着吃。自然熟的沙瓤西瓜可真甜啊！东家西家聚在一起，摇着蒲扇，说着闲话。孩子们不闲着，一会儿追赶飞舞的流萤，一会儿在蓬松的麦草垛里打洞，玩捉迷藏，累了就倚在大人身旁，抬头望天。

天真大啊，没边没沿。夜空透着深邃的幽蓝，星子提着灯笼，闪闪发亮。晶莹的月亮，被众星拥护在中间，犹如一枚邮戳盖在天上，发出银色的光芒。月光倾盆而下，径直流进我的喉咙里，有薄荷的清幽味道。

张爱玲说：“回忆这东西若是有气味的话，那就是樟脑的香，甜而稳妥，像记得分明的快乐，甜而怅惘，像忘却了的忧愁。”——我觉得，回忆有着清甜的薄荷香气，那是童年夏日带给我的欢愉。

彼时富得流油的欢愉，日后无法复制。那些曾经与我们密不可分的亲人，被动地承受时光的收割，丝毫没有协商的余地。他们去了哪里呢？谁能给出确切的答案呢？

在这个炎热的深夜里，人到中年的我，在远离地气的城市高楼里，凝望着书房窗口上方模糊的星空，思索着自己莫名其妙的提问，身心渐入清凉之境……

**大家V微语**

# 别急 别急

□王松

●写小说跟炒菜不一样。炒菜把各样食材备好了，一样一样都摆在那儿，如果总不炒，时间一长，也许这些食材就变质了，至少不新鲜了。

●写小说不是。小说的素材准备好了，故事也有了，总不写，也许反倒不是坏事。这一点有点儿像酒，总搁着，它会变得更醇，它只会往好处变，让这个故事越变越饱满，也更充盈多汁。所以，我一直告诉自己，别急，先别急，再等等，总有张嘴的时候。

●写小说没有容易的，但这种不容易，又并不是艰难，应该说是乐在其中。如果说最难的，就是最初“无中生有”的阶段，这个从“无”中愣要生出“有”的过程，就如同女人从孕育到分娩的过程，有阵痛，甚至是剧痛，但也有欣喜，甚至是惊喜。

**作家印象**

# 朴素的敌人

□肖复兴

对于俄罗斯的作家，孙犁先生喜欢普希金和契诃夫，不大喜欢蒲宁。喜欢普希金，是普希金作品的诗性，这与孙犁先生的早期小说很吻合；喜欢契诃夫，是契诃夫风格的朴素，这与孙犁先生的晚年作品尤其是散文相合拍。

在我的猜想中，晚年的孙犁先生喜爱契诃夫会更多一些。早在1954年，孙犁曾经写过一篇题为《契诃夫》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说：“契诃夫作品的主要特点，就是朴素和真实。”在朴素和真实这两点，他更侧重于朴素，他说：“朴素，对于我当前的写作，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能够做到如契诃夫作品一样的朴素，孙犁先生指出需要面对这样三大敌人：“不三不四的‘性格’刻画，铺张浪费的‘心理’描写，擦油抹粉的‘风景’场面。”

从他严肃指出并称之为“这样三大敌人”，可以看出他对于当时文学现状及自身文学创作的清醒与警醒。看那时他创作的小说，特别是中篇小说《铁木前传》，便能够清晰地看出朴素风格的彰显与作用，和孙犁先生以《荷花淀》为代表的早期小说不尽相同。在这时候提出朴素和朴素的敌人，可以明晰孙犁先生创作的心迹与轨迹中对于朴素警醒和追求的自觉。

孙犁先生所提出朴素的三大敌人：性格、心理和风景偏颇谬误的描写，都还只是局限于创作本身，指向写作的具体方面。在经历了社会沧桑变化和人生的况味冷暖，孙犁先生对于朴素关乎文学创作的重要性，有了新的认知和思考。在1982年出版的散文集《尺泽集》里，有孙犁先生明确的发言。我读后，这样总结如下几方面——

一、闹市：“我们也常常读到这样一种小说，写得像闹市一样，看过以后，混沌一团，什么印象也没有。”（《叫人记得住的小说》）二、轻浮：“五四以来，也有人单纯追求外国时髦的形式，在国内作一些尝试，但因为与中国现实民族习惯、群众感情格格不入，他们多少浅尝辄止，寿命不长，只留下个轻浮的名儿。”（《小说的体和用》）三、唬人：“不从认真地反映现实着想，却立意很高，要‘创造’出一个时代英雄……可以称作唬人的小说。”（《真实的小说和唬人的小说》）四、抒情，在对当时周克芹有名的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的批评中说：“小说中抒情的部分太多了，作者好像一遇到机会，就要抒发议论，相应地减弱了现实主义的力量。”（《小说的抒情手法》）五、卖弄：“小说忌卖弄”“生活不能卖弄，才情也不能卖弄”，否则，“使他的作品出现了干枯琐碎的毛病”。（《小说忌卖弄》）

从这样我总结的五点看，可以清晰地看出，孙犁先生这时候所指出的朴素的敌人，除了抒情过多这一点，其余四点，已经不局限于文本创作本身，而是从纸上功夫扩延到生活、思想和我们文学潮流的诸多方面。作为作者的我们需要修炼的内功，要有一份对文学现实与自身的内外两重世界清醒的体认和真诚的自省。朴素的敌人，是孙犁先生写作一生的敌人，也应该是我们一切写作者所需要格外警惕的敌人。

孙犁先生由衷喜欢贾平凹早期的散文作品，他在评点贾平凹的《静虚村记》和《入川小记》时，特别说了“细而不腻”和“低音淡色”这样两点特色，他说：“这自然是一种高超的艺术境界。”显然，“细而不腻”和“低音淡色”，是对付朴素的新旧几大敌人的有效却也难以做得到的方法。因为，这是一种高超的艺术境界，朴素是直抵这样境界的一条最便捷的通道。

谨以此短文纪念孙犁先生逝世十八周年。

2020年7月6日小暑写于北京

**那些人那些事儿**

# 说书人老温

□田传臣

老温何许人也，名号已经记不清了，由于时间久远，只记得他是一个说书的人，脸上油光可鉴，没有一根胡须，头上还有些半谢顶，穿着的衣服是一件灰色带有四个兜的中山装，上衣兜里插着一支钢笔，活脱脱一个有“派头城里人”的模样。老温讲过的书，直到现在我还没有忘记。

我的家乡在吉林东部山区的一个小山村里，那时候文化贫瘠，没有电视，有书看都是件奢侈的事。进入冬天，村里人忙了一年都进入“猫冬”季节，天短夜长，那段时光真是难熬，于是大人小孩就急切地盼望着会说书的人快点来。

老温就在这个时候来到了我们屯。屯里爱张罗事儿的罗大爷家住三大间土坯草房，东西两屋，各有南北两铺大炕，他主动把老温领回自己家作了书场。

罗大爷在自家东屋两铺大炕中间摆上一张方桌，找块干净点的白布铺上权当书案，醒木摆好，炉子早就烧旺了，屋里暖烘烘的，再泡上一壶大沫子茶叶。

一切准备停当，等在一旁的老温便清清喉咙，一拍醒木，小帽讲过就说起了正书，抑扬顿挫还带“走场”，一屋子男女老少，个个屏息静气，不错眼珠地盯住了老温，听到激动处，有人拿手“啪啪”直拍大腿，嘴里“啧啧”有声。

半夜了，累了也困了，看“老温”有且听明晚下回分解”的架式，而老少爷们却兴犹未尽，便纷纷恳求再来一段，“老温”拿捏着喝口水，再慢腾腾地卷只旱烟点着吸上，再磨磨蹭蹭地把玩着那柄灰不溜秋油腻腻的醒目。

“大家还想听？别急，我免费给大伙多讲一段儿。”等“老温”抽足了烟，喝饱了水，咳一声，醒木一敲，道声“承情！”于是，接着就眉飞色舞地说了起来。

为了感谢老温，我们这帮半大小子就偷偷地从家里拿两把黄烟交给老温充当听书费，老温却从来不要，“这书里的故事，都是老辈传下来的，里面都是做人的道理，小孩子多听听总是好的。”

老温书说的好，屯里人听得上瘾，一次次挽留，直到年根底下才放老温回家过年，还千叮咛万嘱咐的让老温过了“破五”就回来，要不就派人去接。

时间转眼已经过去40多年，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再也没有见到那个说书的老温了，但老温讲的故事，里面的道理却是在心里记得牢牢的。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总值班：贾敬伟
一版编辑：赫巍利
一版美编：冯 漫
图 编：王泰舒
零售专供报

本版稿件作者如涉稿酬，请与lswbscgh@sina.com联系

总第9050期 | 社务管理部：22698080 编采管理部：22699233 | 发行部：22853760 订报热线：22895302 广告部：22699260 22699261 | 社址：沈阳市青年大街356号 电报挂号：1032 邮编：110003 | 广告经营许可证：辽工商广字01—257号 印刷：辽宁金印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零售价：1.00元/份 订阅价：300元/年